解放日報

社址：延安　第一五九五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三日　夏曆乙酉年八月廿八日（寒露九月初四日　霜降九月十九日）

西北藥材莊緊要啓事

一、本莊經理匡遠鵬同志現已決定調動工作，正辦移交，凡以前往來未清之手續，請於本月五日前來清算，嗣後再有經濟往來，由胡用賢同志負責。

二、本莊醫生陳浩然同志率鄭廿醫撥隊，已經歸來，從即日起開始應診。早七時至十二時門診，下午一時至五時出診。如有急症，隨請隨診。

尋人啓事

魏丕煥（乳名兩棋，葭縣峪口村人）：一九三九年赴抗大去前方後，多年未通音訊，見報望速來信。如有知其所在者亦請告知。通訊處：葭縣烏鎮完小魏載功收

魏載功啓

我軍解放荏平宜興

荏平戰役我俘偽官兵一千四百餘名
宜興戰鬥中斃俘敵大尉以下五十名

【新華社冀魯豫三日電】魯西北我軍，於九月十八日，以神速機敏行動，完成對荏平縣城合圍後，即向該城發動猛烈攻勢。守城偽軍，居高臨下，以密集砲火，向我回擊；我軍英勇衝殺，攀登城垣，與敵數度展開白刃戰鬥。血戰四晝夜，我軍終於二十二日，擊破敵偽城防，突入城內，經一度激烈巷戰後，即將該城完全佔領，城內偽軍，被我全部殲滅。我共生俘偽團長徐劾宣以下官兵一千四百餘名，繳獲迫擊砲二門，輕重機槍十一挺，步槍一千餘支，汽車四輛，其他軍用品甚多。

【新華社蘇中一日電】我新四軍已於上月十四日攻佔太湖西岸宜興縣城。自我攻克宜興以西之陶器產地蜀山等敵偽八大據點後，即猛烈圍攻宜興城，與敵展開激戰，敵勢不支即於十二日從蘇州調來大批增援部隊（內有敵軍百餘人）以圖解圍，當日中午進抵宜興東北芳橋地帶，我軍即以猛烈砲火阻擊之，激戰四小時，將敵全部殲滅。俘敵軍大尉以下官兵三十一名，斃敵中尉以下共十九名，繳獲汽艇二艘，九二式重機槍一挺，三八式輕機槍一挺，擲彈筒二個，手槍三支，三八式步槍四十七支，新式電台一架。敵增援部隊被我殲滅後，宜興城內敵偽陷於絕望狀態，乃於十四日向北竄逃，宜城當即為我解放。十五日我軍一部復乘勝追擊，攻佔宜北互鎮和橋並消滅曹番偽軍。

成都文化界發表對時局呼籲

反對勾結敵偽挑起內戰

【本報特訊】據九月六日華西晚報載：成都文化界常燕生、葉聖陶、李劼人、沈鏡湖、陳覺玄、杜重石、謝文炳、羅念生、裴慶生、許壽眞、馬思聰、吳懷冰、張紹陽、李揚波、鄧思敏、佘所亞、關崇直、陳白塵、熊以任、張志能、吳藻家、楊伯凱、鄒荻帆、杜谷、王肇禮、蘇枚、方然、田一平等二百餘人，以勝利業已來到，而內戰陰霾彌佈，特發表對時局呼籲，全文如下：

隨着日寇的無條件投降，八年來我全國人民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犧牲了無量數的生命血液所堅決爭取的勝利，終於在美蘇英等同盟國協力合作之下到來了。甲午以來，七七以來的民族巨創，從此得以調補。全國同胞方為自己全節的犧牲得到了應得的代價，為國族的命運透露了眞實的光芒，而歡騰慶祝，卻不料在這個時候，在敵人無條件投降的話剛吐出口的時候，內戰的陰霾剎時瀰佈了全中國的天空，把剛透露出來的一點幸運的光芒，又立即遮蔽起來了。

怎能不令人憂懼？怎能不令人戰慄?!

據我們所知，內戰的陰霾，實際上並不自今日始，而是抗戰以來，尤其是五六年來一直存在，沒有消散過的；並且不單是內戰的陰霾，且還不斷地有內戰的事實。不過最近這種可怖的陰霾更為濃密，這種駭人的事實更為擴大罷了。若要問為甚麼這種違反全國人民的意志，而為全國人民所唾棄的內戰企圖會經常存在？大家都知道這根源是存在於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政治制度，存在於四萬萬五千萬人沒有說話、組織、行動、身體及參與政治、指揮政權等權利的事實，換句話說，內戰的根源是存在於政治上缺乏以人民大衆作主的民主制度，存在於國家的政權一直為一黨的少數人所把持。由於實際上專制代替了民主，製造分裂代替了和平團結，距國家統一的目標，就愈來愈遠，因此，愈益高唱「建國」，愈使國家陷於支離破碎的境地！

可是今天全國人民所抉擇和堅持的道路，正如中國民主同盟所呼籲的，是「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道路。這不只是全國人民主觀的要求，而且也是使中國成為獨立、自由、富強的現代國家的唯一可能的客觀途徑。因為只有民主，才能實現全國的團結，只有實現「民主團結」，才能完成眞正的統一，同時也只有民主統一的和平，才能保障新中國建設的順利進行。這是唯一的客觀眞理，也是全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任何人違背了這一眞理和要求，他的生命就非斷送在歷史的巨輪底下不可。

我們成都文化界人士，對於國事的主張一向是如此。抗戰八年來，我們對堅持民主團結和平進步這種主張，和根據這種主張在文化崗位上所做的鬥爭，從來不敢後於國人，今當日寇投降的話才吐出口，大部份國土尚被敵偽大軍全副武裝佔領着的時候，我們耳邊所聽到的，不僅有愛敵偽親敵偽的號召，而且還有愛敵偽親敵偽的事實——公然請敵寇「維持治安」，請偽軍「收復失地」。反之在敵人接受投降四星期後的今天，我們卻沒有聽到過一字一語觸於懲處戰犯、懲處漢奸、解散偽軍這一類命令或聲明。而內戰的危機卻已經到處在爆發、到處在擴大着了。處於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爲國族命運，爲國民生計着想，是不能不憂心如焚，毛骨悚然！同時當局對於全國人民一致呼籲的召集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權，實現一切民主措施等要求，則一再拖延或竟置諸不理，使我們不禁大感失望。當念及此，我們感覺抗戰雖已勝利，國家命運反而愈見其茫茫。

最近，毛澤東先生等已到重慶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我們聽了十分欣慰。但是這一談判只有在民主和平團結的基礎上進行，才能收到美滿的結果。我們成都文化界同人，和全國大多數同胞所呼籲的一樣，我們堅決反對內戰，反對製造分裂，尤其反對假借敵偽之手來進行內戰。我們認為要挽救當前危機和奠定國家百年大計，必須立即實行以下種種措施。

一、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召集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領袖的政治會議，由此產生舉國一致的臨時政府，並加速籌備全民普選的國民會議，以便早日產生正式的民主政府。

二、無條件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等人民基本權利。

三、立即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並保障其公開活動之自由。

四、廢除一切束縛和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與機構，如特務機關、勞動營制度、戰時新聞圖書檢查條例、非常時期人民集會結社法等。

五、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

六、立即頒佈命令，嚴懲一切漢奸，解散偽軍，反對以「維持治安」為名，假借敵偽武力以挑起內戰之一切企圖。

社論

前進或是後退

抗戰勝利了。但是，或是前進，或是後退，這依然是目前中國的歧路。前進的準繩是什麼呢？這就是尊重人民的利益，尊重民族的利益。這就是把人民的利益看成至上，把民族的利益看成至上。後退的準繩是什麼呢？這就是賤視人民的利益，賤視民族的利益。這就是把少數特權者壟斷的利益看成至上，而把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看成至下。

抗戰是誰抗的呢？沒有人能夠否認，是人民抗的。沒有人民，如何能夠抗戰呢？如何能夠抗得下去呢？但是，我們國內卻遇到一種極出奇、極顚倒的現象，就是：在日本投降之後，除了解放區以外，各地人民不被允許站起來歡呼自己的勝利。除了解放區以外，各地人民仍然被壓迫着低頭走路，敵人漢奸和一切黑暗勢力繼續被尊重，繼續橫行無忌，繼續高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劫掠殺戮。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就是因為某些少數特權者要壟斷中國人民八年來流血鬥爭得來的利益，而把鎮壓人民的政策放在一切議事日程上的第一位。這類少數人為着保持自己的特權，生怕人民在抗戰中獲得利益，生怕抗戰的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但是，不尊重人民的利益，就不會尊重民族的利益。而且，為着繼續把人民踐踏在腳底下，必然放肆犧牲自己民族的利益。

因此，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在敵人投降之後，竟然還有人要求這種民族不共戴天之仇在我們神聖的國土內維持其奴役我人民的「治安」與「秩序」；

因此，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在敵人投降之後，竟然還有人通知敵人，要求敵人對於我神聖的人民解放軍「應負有效之防衛」，要求敵人向解放區「收復失地」，而且不惜採取敵人的卑污口吻，稱呼這種神聖的人民解放軍為「股匪」，為「非法武裝組織」；

因此，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在敵人投降之後，第一批得到升官的，竟然乃是大批漢奸賣國賊，有的叫什麼「總司令」，有的叫什麼「總指揮」，有的叫什麼「市長」，有的連官名都不更換，繼續擔任原來在日寇統治下奴隸總管的職務；

因此，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在國民黨當局的所謂「收復區」內，敵偽竟然和國民黨軍隊在一起站崗；

因此，就不難了解：為什麼最近敵偽敢於向各解放區大舉進攻，有些地方的敵人竟然公開揚言：「日軍將要加入中國，變成中央軍了。」

還有說不完的事情……

問題的一切癥結，就是有些少數特權者把自己的利益代替了人民的利益，代替了民族的利益。上述的各種東西，所深深打擊的，乃是中國人民，乃是中華民族崇高的利益和榮譽。然而特權者的偏見和私心，是把中華民族崇高的利益和榮譽放之度外的。

大公報特派記者，八月三十日的「還京雜記」，描寫了南京人們在所謂「收復」後的「默默」、「一路都是靜悄悄的」。那位記者因此感到「洩氣」，感到失望。他有點嘆息地說：「南京並沒有解放或光復的氣象，除了街上偶爾看見的中國兵和頭上掠過的美國運輸機以外，一切都和平常一樣，一切都和平常一樣」。就是說，一切都和「收復」前一樣。這怎樣能夠怪老百姓呢？是當局不要老百姓在敵人面前揚眉吐氣起來，是當局怕人民起來壓倒敵人，是當局要人民「鎮靜」又「鎮靜」，對敵人「寬恕」又「寬恕」，是當局要敵偽在人民面前繼續站崗，「與之協同工作」，是當局下了白紙黑字的命令，委任原來日寇的傀儡繼續執行統治的任務，因此才有上述的怪事出現。

大公報記者「還京雜記」所描寫的，還只限於在日本投降後所見到的中國陰影之一角。為着不讓人民起來，寧願和敵人合作，並對漢奸賣國賊加以榮寵，這必將造成中國極大的不幸。歷史的教訓，就是：因為中國人民被統治者踐踏在腳底下，所以中國成為落後的國家，而使得日本侵略者能夠打進來。現在日本侵略者在中國人民和聯合國人民英勇抗戰的面前投降了，而少數享有特權的人們仍然不願意人民跟着得到民主的解放，而且為此目的，不擇手段，這僅僅是給日本侵略者的再起，這僅僅是給日本侵略者造成將來再度打進中國來的機會。（下接第二版）

國民黨軍在新鄉結合敵偽

搶劫民財大抓壯丁

【新華社太行三日電】據新鄉逃出之難民稱：國民黨軍隊高樹勳等部，已於九月十二日，進入新鄉城，與城內日軍及偽第六方面軍孫殿英部「和平共居」。他們誣衊新鄉人民都是漢奸。並與日偽勾結起來，大肆搶劫；公開闖入民家，翻箱倒櫃，挖地三尺，人民損失慘重。強姦婦女，更屬常事。現城內青年婦女，幾無一倖免。郝塀村有兩閨女慘遭輪姦後，其中一個還被強行擄去，至今生死不明。該村保長，因交不出「花姑娘」，被逼得棄家逃走。同時國民黨軍隊還大抓民伕，趕修碉樓。三張門一村，在十天內僅因修築碉樓，被迫出款即達四十餘萬元。在國民黨軍隊與日偽兩方面的壓迫摧殘下，現城內商店已全部被迫關門，一般市民，都紛紛向我解放區逃亡。

潞城黃碾鎮邢台等地人民

清算漢奸罪行

武安總結發動羣衆經驗

【新華社太行廿九日電】潞城四區黃碾鎮經我軍解放後，我抗日區公所，即進駐鎮內，革命秩序已迅速建立。農會發展了一百五十餘個基本會員，婦救會員有卅餘個，兒童團組成了三個，連民兵也有六十人。九月十六日晚，全黃碾農民，舉行反奸訴苦伸冤大會。到會人數男女老少一千二百餘人。大會上組織了反漢奸鬥爭小組，受過大漢奸陳財則壓迫的農民，都踴躍發言。一個老太太的兒子李江鋼，被漢奸陳財則報告「通八路」而被敵人殺了。她哭的連話都說不上來，以致全場羣衆都爲之落淚。控訴結果，陳財則共貪污糧食十四萬八千餘斤，市布四千尺，鹽一萬五千斤，款洋五萬四千八百元，搶了老百姓很多東西，還報告了八個羣衆「通八路」。散後大會決定：（一）殺人者償命；（二）搶拿了人民的東西要退出來；（三）以其現有的糧食救濟貧難民；（四）所有他的財產土地，全部分給無地戶或地少戶種。散會時，羣衆又臨時提出十餘個暗藏的特務漢奸，要求立即捆起來和他們算賬。當時即捆了特別壞的八個漢奸特務。會後農民們均提出要求參加農會。

【新華社太行一日電】我軍解放邢台城戰鬥中，偽軍高逆德林部全部遭我圍殲，過受敵偽壓榨屠殺的邢台人民，現已抬起頭來，紛紛向我駐軍控訴高逆的罪行。在過去八年中，邢台十二個據點，除談話外，共餘經常由高逆駐守。城北高逆的司令部，係由高逆強迫當地人民化了五萬七千個勞力和一千萬元的膏血築成的，另有三萬人因此而沒有了飯吃。在侯蘭村，高逆所修汽路、碉堡，使人民每年損失糧食一千四百餘石，餓死人民達四百餘。共餘據點內人民的損失，以及全縣被殺的人民，更是無法統計，僅今年正月到七月，高逆即在邢台抽丁三次，補充偽軍，每次每保要青壯年四人。石門保長郭賢，因無丁可抽，竟被高逆殺死。敵人投降後，高逆更為瘋狂抓丁，企圖長期盤踞。此外，高逆日常不但協助敵人屠殺邢台人民，同時還向各村的橫征暴歛，敲詐勒索更不計其數，僅四區一戶，一次即被敲詐八千餘元。這次我軍解放邢台後，死裏逃生的當地人民，立即組織起來，協助我軍搜捕高逆殘餘，爲過去全縣同胞復仇。

【新華社太行卅日電】武安新解放區，正積極努力發動羣衆的工作。該縣出版的「發動羣衆」報，總結最近發動羣衆的經驗部：對敵偽開展的羣衆性控訴運動，清算敵偽的統治、壓榨，消除敵偽殘餘勢力，認眞解決羣衆思想問題，是進入減租減息發動羣衆的前奏。該報指出：一、在領導這一運動時，需要加強運動的思想領導，要從控訴運動中進行組織羣衆反漢奸敵特的鬥爭。在進行中，要發動羣衆自己提出問題，自己醞釀討論，自己動手解決。因此，開始即要樹立民主作風的好傳統。二、必須注意廣大貧苦工農羣衆的組織，首先抓住貧苦羣衆中當前最急的問題，進行解決，在鬥爭中培養積極份子。三、打擊罪大惡極的特務漢奸惡霸。對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問題，則採取調解方式。被漢奸霸佔了的東西，一般歸還原主。對漢奸財物，一律沒收。四、在組織力量上，應出有發動羣衆經驗的幹部領導，各系統進行統一領導，求得步調上的一致。

日本本州北部

農民發生騷動

【合衆社東京一日電】本州北部農民今又發生小規模的搶糧騷動，農民團體拒糧食不願出售，恐有多季糧荒。

晉察冀

逮捕偽蒙疆五要犯

【新華社晉察冀一日電】晉察冀行政委員會於九月廿一日任命王斐然爲邊區高等法院院長，並前往接收與改組偽張家口市高等法院。此外前偽蒙疆司法部長文哉、高等法院院長許維本、地方法院院長項守理、檢察廳長馬毓梅、監獄長劉樹高等五級國要犯，予以逮捕。該院即將根據人民的檢舉控訴，進行審訊。

【新華社晉察冀一日電】天鎮縣政府，於上月十五日召開戰犯公審大會，到會的羣衆千餘人。將偽天鎮縣長趙國楨、頭號漢奸袁尊任、魚肉人民的偽縣公署實業科長吳廣禎等三要犯提交公審。羣衆過去對他們的恐懼，變成了今天的復仇烈火。大家一致說：「殺死他們，很明顯他們死得太遲了！」抗日民主政府根據羣衆的意見，本着爲民除害的宗旨，遂將該三犯當場處以死刑。

民主同盟召開代表大會

主張重選國大代表，全國實現民主前成立聯合政府。

【合衆社重慶一日電】今日在重慶召開特別代表大會之中國民主同盟發言人稱：「民主同盟在參加計劃中之政治會議時，將站在人民的立場。」據該同盟（它在會議中將與國民黨及共產黨有同等代表權）領導人稱，「當選」的國大代表來製訂中國憲法，「那是開玩笑」。繼稱，民主同盟將堅持選舉新代表。該同盟領導人稱，目前有五十個代表在重慶開會，代表全國各地的組織，但黨員的總數不能發表，因為直至現在，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黨。一般觀察家認為在政治上是中間派或略為左傾的民主同盟的領導人，過去數週來即在與共產黨及國民黨的代表，非正式地會談。它現在正與國民黨及共產黨共同計劃：民主同盟將參加對政治會議的四個集團——無黨無派人士的推薦，及各政黨對一切重要問題的一致通過。該同盟主張一切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屬於任何黨派，但聲稱：「這只有在我們全國有民主」時才能實現。」並聲稱：「我們並不認為所謂中央政府軍或中央軍是眞正的國民軍；它是屬於國民黨的軍隊。」民主同盟執委會委員們稱，當決定取消軍隊中的國民黨組織時，這些軍隊內的高級指揮官則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該黨執委人數在五月國民黨代表大會後，從不及二百人增至四百六十人。該同盟領袖們認為，在製定憲法與實行民主之前的最好解決辦法是聯合政府。他們解釋共產黨之要求控制北方各省政府是臨時的自衛辦法，直至全國「人民能選舉政府」時為止。

焦作聯合中學

用新教材

【新華社太行一日電】焦作各中小學校教職員，日前舉行聯席會議，到會六十餘人。會上決定：所有中等學校，一律聯合起來成立一聯合中學，定名焦作中學，即日起籌備開學。所用教材，完全採用民主政府編印的新教材。

烟台電燈廠工人生活改善

提高發電量節約原料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膠東訊：烟台解放後，工人生活已初步得到改善。電話局、電燈公司等處工人均積極增產，愛護原料工具。工人都喜悅地說：「這是給咱自己幹的。」過去工人在敵人長期壓榨下，曾以各種方式對敵鬥爭，夜間應停電不燒煤時，工人却上面加煤，下面掏炭，甚至拿走零件、偷出原料，不斷予敵資材消耗損壞。我軍攻克烟台時，敵將電燈廠全部破壞，該廠工人隨即自動修理電器。繼即組織起職工會，領導提高工資改善生活，自此工人更加積極增產。電燈公司工人過去一晝夜三盤車發電，燒四十至五十噸煤，電力還不足一萬度；現在僅一盤車發電，燒煤三廿餘噸，效力即達一萬二千度至一萬三千度。兩者相比，每日可節省煤炭廿至卅噸，而發電超過兩千至三千度。勞動中不但工人不偷懶，不亂費電，而且互相督促檢查。過去工人下班即走，現在都在廠內住宿。過去在敵統治下，用電綫時割新的，現在則盡量找舊的用。電話局工人更把暫時用不着的材料放在倉庫中保存，惟恐丟失。

晉綏抗戰日報號召

提高民兵參戰隊 學習新戰術克服驕傲

帶隊同志要耐心教育加強紀律

【新華社晉綏廿九日電】此間抗戰日報於本月廿八日發表專文，提出從政治上、戰鬥技術上提高民兵參戰隊，指出爲使廣大羣衆武裝力量發揮更大的作用，迅速消滅拒降敵僞，今後應注意幾個問題：（一）提高其積極性、紀律性；他們大都是貧苦青年農民，有濃厚殺敵報仇熱情，但從分散農村中來，帶着散漫的落後的個人自由習氣，行軍隨便離隊掉隊，不按時住宿，在戰場上不聽指揮，隨便發槍暴露目標等現象。對此，各帶隊同志要耐心而適當的進行教育，多用啓發誘導，多鼓勵好的，說服不好的，向老大哥十八路軍學習，訂出紀律，自覺遵守，少採取命令式的消極批評，逐漸使他們認識到集體紀律的好處。（二）克服驕傲輕敵的現象；他們原和羣衆有密切的聯系，在圍困敵人時，經常抽空幫助當地羣衆生產，生活中也與羣衆共甘苦，但都是青年人，參戰後就發生看不起羣衆一面，不免發生某些脫離羣衆現象，這常要加強教育來克服。（三）在戰鬥中學會新的戰術；過去在家門口或山地作戰圍困據點，今天在大川圍困城市等大據點，完全根據過去一套戰法搬到今天是不適合的，因此要求在戰鬥中很快學會新的戰術，如圍困敵人據點時，嵐縣民兵在圍困石門墕時，隨戰鬥隨訓練，每次戰鬥下來就檢討，隨時總結經驗，逐步提高，這都是很好的辦法。各地參戰部隊，都應該按具體情況，迅速的掌握新的戰術，以便適應新的環境。（四）注意生活上的清潔衛生；民兵沒有長途行軍常識，起居飲食都不大注意，容易引起疾病，領導上應很好關切他們生活，按時作息，注意飲食衛生，並經常準備醫藥，教育民兵衛生常識。

晉綏各縣整訓民兵

興縣在秋收變工組裏進行時事教育

【新華社晉綏一日電】這區各縣武委會幹部已分頭深入各區村，配合組織秋收工作整訓民兵。河曲、保德兩縣首先在黃河沿岸一帶，以自然村爲單位，根據當地的地形地物，適用民兵現有的各種武器進行訓練。神府開辦短期訓練班，教育民兵使用石雷爆炸。興縣因大批民兵到前綫參戰，該縣現已集中力量整理民兵組織、健全民兵幹部，在秋收變工組裏進行時事教育。此次各地訓練內容將着重聯防作戰、夜摸戰、巷戰、石雷爆炸等。

興縣二區

廣泛開展時事教育

楊家坡胡家溝等村以幹部民兵爲骨幹，領導小學生與民間劇團出發各自然村，挨家逐戶宣傳教育，發動羣衆。

【新華社晉綏一日電】興縣二區廣泛開展羣衆時事教育，該區在檢討參戰與支援前綫工作中，深刻認識到時事教育對發動羣衆的重大作用。楊家坡、胡家溝等村幹部和小學教員，能抓緊時機領導幹部民兵，討論新形勢下本身的任務，以幹部民兵爲骨幹，領導小學生與民間劇團出發各自然村，挨家逐戶去宣傳教育，發動羣衆，因此造成羣衆參戰與支援前綫的熱潮。有些村子時事教育差，羣衆不了解當前形勢，因而對參戰支援前綫工作也不積極，這是區幹部對時事學習差的原因，大部份區幹部看報只注意地方生產新聞，不注意國內外的時事，阻礙政治上提高，不能從形勢變化中確定本身工作，因而也影響村幹部不學習時事。目前該區進行時事教育的辦法：首先區幹部要成爲經常學習時事教育的模範，下鄉工作或參加變工組生產時，應向羣衆講解時事或讀報，並加強交通工作，使報紙迅速送到各村。（二）在變工好的村子裏建立與健全讀報小組，由好的變工組長領導，村公所書記協助給羣衆讀報紙，逐漸發動羣衆廣泛訂讀報紙。（三）區上對每期報紙上的重要新聞、工作指示、工作經驗專文等劃上紅圈或寫信說明，以便給區幹部或村幹部，部聯系當地工作閱讀討論，各村要用書信報告本村的工作情況，由區上綜合寫成消息給報紙，並確定當前以宣傳『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等文件爲中心，配合組織羣衆秋收與服務，抗戰勤務，推進工作進行。

和平醫院洗衣員 崔國卿吃苦耐勞

【本報訊】和平醫院三部洗衣員崔國卿同志，原先在三八六旅當戰士，因爲在燒木炭時把腳凍壞了，去年才到本院，全院九十多病員的衣服和藥布、紗布，都是他一個人洗，他每天到河裏洗衣服，都要等到衣服曬乾了才回來，因此常常連午飯都不吃。八月間，他的胳膊在洗衣服時受了傷，腫的很粗，腫剛消下去，他才休息了幾天，就又工作了。（衛生員高鳳舉、卞章）

『八年零十天的磨難 今天終於到頭了』

六河溝礦工敍述敵寇暴行

【新華社太行一日電】本社記者從六河溝煤礦來電稱：在六河溝煤礦收復後的第七天，我會見了和順坑（六河溝煤礦礦井之一）的礦工們。當我問到他們解放後的情形時，四十年的老礦工陳玉順劈頭第一句就說：『八年零十天的磨難，今天終於到頭了。』在這八年零十天中，工人們每天要做十小時到十二小時的工，但月終得到的報酬，每人平均只有僞幣四五百元（在光復前買一雙鞋子起碼都要七百元）。此外還配給六十二斤小米，但拿到工人手中的是酒糟麵、雜豆麵、爛倉米，吃到口中是酸甜苦辣，什麼味都有，吃了以後，十個就有九個以上瀉肚。至於做工中挨斗光是家常便飯。工人們不管在那裏，一遇見日本人來，都得行九十度鞠躬禮。在和順坑有浴室的設備，但中國人是沒有資格去洗的。有一次，和順坑的某煤師，因在浴室洗了一次澡，結果被日本人拿木棍打了個半死。在廠內假如有三個人在一塊談話，就被日本人或其特務們加以『通八路』的罪名，被送往敵憲兵隊受酷刑拷打。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和順坑的工人趙學義、馮習中、張文德、楊金等四人，無緣無故的被敵憲兵隊抓去，罪名是『通匪』，經過了毒打灌辣椒水，讓狗咬了個半死，才用槍打死。有一次，電廠的電缸出了毛病，機器工人馬敬亭即被抓到憲兵隊非刑拷打，追其供認是他破壞的。後經過日本技師檢查，證明機器是因年久而生故障，馬敬亭才免一死。四二年一月三日，敵憲兵隊來了一次所謂『治安檢擧』。像這樣的『檢擧』，每年都有好幾次。被『檢擧』的五百餘煤礦工人，全捕到憲兵隊，被敵人用汽水瓶口一塊一塊的咬肉，又把衣服剝光，倒栽在冷水缸內，最後這批人就失蹤了。日寇警特長石川喝醉了，工人們就被打的死去活來。他時常牽着他的狼狗在工廠內巡邏，放他的狼狗去咬工人，他卻在一邊嘻皮笑臉的開心。此外，日寇派了許多特務，暗藏在工人中監視着工人的一舉一動，工人們連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因爲多說了一句話，就有生命的危險。當說到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時，復仇的怒火，從他們眼中投射出來了，狄銀才站起來喊：『我們一定要把以前在六河溝的日本人抓回來，我們好好的和這些罪犯們算算總賬。』當我問起他們八路軍收復以後工人們的情形時，老工人陳玉順興奮的說：『八路軍到礦台時，我還有病，但一聽到你們來了時，我的病就好了一半。現在，工人們才眞正解放了。』

興縣羣衆爭先助軍秋收 臨縣婦女日夜趕製寒衣

【新華社晉綏廿六日電】各地男女秋收隊爭先爲前綫部隊收割早熟的莊稼。興縣任家坡村羣衆在『不丟部隊一顆糧』口號下，組成男人、婦女、兒童秋收隊，由男女勞動英雄、小學教員分別領導，區村幹部均參加，按地段收割。四天即收割四百多垧莜麥胡麻。岢嵐四區羣衆以五六十人爲一大隊，協同部隊留守人員收莊稼，還按剩餘勞動力組織札工隊，專爲部隊秋收，部隊則給他們一定的報酬。

【新華社晉綏廿六日電】廣大婦女正日夜以前綫戰士趕縫棉衣。臨縣青塘村婦女隊長秦丑伍一人就縫了十八套，並發動全村婦女，爲了提前縫完棉衣，不誤秋收，她們白天集體縫，晚上各自在家裏縫，原計劃八天縫起五百套棉衣，結果四天就完成。崔家塔、高家塔兩村於兩天中就做好六十九套。做得緊實美觀，深受後勤部同志稱讚。興縣魏家灘有一百四十七個青年婦女，自動組織起來，正開展爲前綫縫棉衣競賽運動。

【新華社晉綏廿八日電】左雲市面日見繁榮，全城三百家商戶數日中已有二百餘家開門營業。商會即將成立，歸貿易機關特設立商店，專售給羣衆以必需品，買者擁擠。僞鈔已禁絕。

左雲市區民選鄉長和代表

着手改造村政權

【新華社晉綏一日電】左雲市區已民主選出街長和代表，正着手改造村政權，組織民兵自衛隊。遷往鄉村已久之市民紛紛搬回城內，政府已撥出二百石糧救濟城關居民，貧苦農民和工作人員每人平均可得四、五斗，抗屬子弟及戰鬥中之殉難者家屬各撫卹一大石。該縣學校均已開課了，婦女也組織學習訓練班。

黎城三區東陽關村

生產差務統一領導

【新華社太行一日電】黎城三區東陽關村，採用了生產與差務合一領導的辦法，使每個人既可以合理的負担抗戰勤務，又能很好的進行生產。該辦法：一、全村共分六個巷，每個巷內羣衆民主選出自己信任的人，組織生產與戰爭突擊大隊，突擊大隊長、副隊長和書記分工，統一掌握差務、生產與計工，每個人按輪次出差，留在家裏的人力畜力，則實行大變工，在大變工中，還可各施所長；如種地好把式，可以替不會種地的人，可以替把式支差事。全村成立總突擊大隊，統一調動人力畜力，由村長、政治主任、武委會、抗勤委員會共同領導。每天晚上，村的大隊負責人，即與兵站接頭，將第二天出差人力畜力，通知各隊，各隊再根據自己的生產計劃，派出所需人力畜力，在村邊一定地方進行生產，兵站一有差務，即行出發，這樣旣不就誤支差，也可節省出時間生產。二、抗屬代耕，把全村抗屬土地統計出來，共需多少人力、畜力，再平均分配給各隊代耕。實行這種辦法後，全村差務生產統一起來了；全村在十七天中，雖出差人力一百四十三個，畜力五十八個，但全村一百九十五畝麥地，全部下了種，比預期還快。

前進或是後退

（上接第一版）

日本投降以來，上述國民黨當局的違反人民利益、違反民族利益的政策與措施，使無數抗日的中國人悲憤塡胸，警惕到中國存在着一種後退的危機。就是說：那種政策不會把中國引向和平，引向團結，而會把中國引向內戰，引向封建專制主義，引向分裂。可以想想：那種聯合敵僞、利用敵僞以鎮壓人民和進攻解放區的政策，怎會把中國引向和平、引向民主、引向團結呢？可以想想：對於八年來在抗戰中立有最大功勛的解放區民選政府和人民軍隊，不讓其接受日本投降，不加以承認，而且竟採用敵人的卑污口吻加以極端的誣蔑，不進行合理的公平的解決，怎會把中國引向和平、引向民主、引向團結呢？可以想想：不願承認抗日勝利是全體人民的功勞，不願承認抗日勝利的利益應該公之全體人民，而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不願放棄那種一黨一派壟斷政權和那種壓制異己消滅異己的私念，怎會把中國引向和平、引向民主、引向團結呢？寬容漢奸國賊，彌縫相護，抗戰忠奸不分，敵友不辨，如此做法，只能造成落後的封建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在日本投降以來一貫的方針，是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合乎人民的利益，合乎民族的利益。這是策動中國繼續前進而避免中國後退的方針。爲着實現這個方針，中國共產黨提出六項緊急的主張，以便公平合理地解決對日受降問題和國內政治與軍事的各種問題，而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且親自到了重慶。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方針是整個的東西，六項緊急的主張與三大方針是整個的東西。這是中國人民的希望，這是中國民族的生命。實現了這些，中國人民才能取得一定的合理地位，中國人民才能夠爲走上和平建國的階段。

如果沒有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的中國，如果沒有一個以人民爲主人翁的中國，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前進的中國，使不可能防止日本侵略者的捲土重來，便不可能保障遠東的和平。所以，爭取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的中國，這不僅是中國人民自身的事業，而且是全世界愛好民主與愛好和平的人類所共同注目的事業。這說明了：爲什麼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類這末關心目前國共的談判，這末關心國共談判的結果。

新華日報評

大後方工業界當前問題

【本報訊】對於大後方工業界當前問題，重慶新華日報於九月十一日發表題爲『從工業界的緊急呼籲說起』的社論。該社論除對目前處境工業家們無數次的呼籲致予同情外，並針對當前大後方民族工業家所面對着的嚴重問題，作了根據討論評，並指出了解決的途徑。

這個評論說：大後方工業家們所面對着的首先一個重大問題，是戰爭如此結束所引起的我國淪陷區敵僞控制下巨大工業機構的完整無缺的存在。它嚴重的打擊了民族工業家們八年堅苦奮鬥，希望回到沿海各大城市，重新恢復工業的種種好夢。一個鄭[illegible]工業家依然宗[illegible]說：『淪陷區工業依然完整，無論從技術，從數量來說，大後方破爛襤褸的工業已命定了被淘汰無疑。』在這樣一個新形勢下，大後方工業家就要求沒收與敵僞工廠，優先借或轉賣給在後方爲抗戰服務的工業家經營。可是政府主管當局迄今沒有允許的表示。第二個面對工業家的大問題，是在勝利聲中，百物慘跌，銷路斷絕、資金困難等一連串大難題，使工業家們淪於關門大吉的險境。政府當局在戰時是緊緊握住了工廠喉嚨不放，一旦勝利來臨，又有掉頭不管的趨勢，弄得工業家們一時呼援無門，狼狽萬分。

我們同情大後方爲抗戰努力的民族工業家們的呼籲。從抗戰初期到抗戰結束，工業家們傳奇式的遷移，中南工業區的整個毀滅，戰時對政府的捐輸（據估計，光機器紡織業一部門，對政府的財政貢獻達一千萬萬元），到了今天，政府當局竟沒有一個人稱許一下這種貢獻，無論如何是極不應當的！

最後，該評論指出一個明確的解決的方針謂：戰後復員也好，處理一切共同建國大計也好，都應當站在『是非分明，忠奸有別』的原則下來解決，[illegible]一切政治經濟問題都無法合理解決；今天中國廣大人民的爭取民主，其重要意義亦在這裏。

統制、重稅、物價重重打擊下

西安、重慶工廠陷於停頓狀態

買辦官僚資本圖吞併民營企業

【本報訊】日寇投降以後，國民黨區的物價波動，引起了產業界的鉅大不安，『工業界縱使能把成品銷售出去，但所收回的貨幣也不足以買回相當於成品數量的原料，於是在資本週轉不靈而又日益[illegible]的情況下，欲求維持純再生產而不可得』。（八月十四、二十二日西安工商日報）八月中旬，[illegible]西安各廠已陷於停頓狀態；均在要求當局設法補救。八月底，西安各廠提出了[illegible]，渝市[illegible]戰時生產局，則以『海運即可通，後方各廠之產品，如機器等，大多質料低劣，今後銷路難望增加』爲理由，已經取消了訂製物品的貸款方法，使得一些原由該局訂購物品的部分廠家，營業更爲困難。

在另一方面，四聯總處卽已於九月六日決定放出『緊急工貸』，在十萬萬元規定貸款的抵押品，除原料與成品外，另增機器一項，實際上是打算乘機吞併一些資力微薄的民間企業。因爲正當幣值不斷上昇的時候，借款與還款之間的實價相差甚大，借方是一定要大受損失的。資源委員會且已着手成立工礦借貸委員會，擬定『將來對於收復地區之工礦業，除必需國營者外，將儘量採取官商合辦，由該會投資』。（六月二十二日國民公報）中國的買辦官僚資本家們，正在設想運用他們的雄厚資本來壟斷戰後中國的工業利潤之各種方法；因此，抗戰雖已勝利，國民黨區內的自由企業，依然不能得到任何保障。

重慶經濟新聞週報主張

沒收敵僞一切資本

【本報訊】重慶經濟新聞週報於八月三十日發表社論，主張沒收一切敵僞資本，同情於工業界的此種要求，對戰時生產局處長張茲闓的庇袒附逆廠礦的談話，表示抗議。張茲闓曾公開的談話所謂：『要求政府沒收淪陷區與敵合作工廠，頗有問題。因爲僞軍反正尙可既往不咎，工廠之過，在僞軍之下，何能厚此薄彼？』該報對這種謬論強烈的抨擊道：『敵僞工廠，仰承日寇鼻息，壓榨人民大衆，協助（敵人）軍需生產，直接幫助敵人，以中國人民的血肉養壯大起來，規模百倍於我民族工業，忠奸的判別，明如秋月。這種漢奸資本，爲維持民族紀律，爲培養民族道德，豈能容其存在？且日本旣無條件投降，淪陷區廠礦不容破壞是其責任，何來帶罪圖功？這種反動的藉口，根本不應存在；而危害人民的敗類更不容戰後倖存，再挾其以中國人民的血養大的雄厚的資本，遏沒了無以自存的後方民營工業。』該報主張：『我們對敵僞廠礦不容姑息，應澈底沒收，不但沒收工業資本，且應包括金融資本、商業資本等一切與敵僞有關的資本，這是與我們中國物價的規定相符，於法於理亦無不合。』

快割野草

定邊二區五鄉

鄉長用實例進行宣傳

全鄉天雨前已打野草十五萬斤

【本報定邊訊】蔡成[illegible]，二區五鄉人，民國十七年鬧災荒，他從打野草度過了荒年。今年又遭荒旱，六月裏就開始打野草：沙蓬、棉蓬、甘草秧、苦杜子等都打，至今已經打下了一萬多斤。另外，他還保存下六七千斤乾苜蓿。這個辦法叫鄉長趙逞山調查清楚了，就到各村宣傳羣衆多打野草，他說：『打下野草，草子人能吃，草又可以喂牲口，用不了的話，還可以倒賣錢。』經過這樣宣傳號召以後，全鄉就訂了打卅萬斤野草的計劃，在天下雨以前，已經打够了十五萬斤，蔡園小學也打了二千斤苦杜子草，準備冬天換柴燒。（魏敬義）

【本報靖邊訊】勞動英雄于國寶督促兒子和雇工抽空割沙蓬、棉蓬等野草，以積存牛的吃草。現在已割的曬下約有二千餘斤。他又再三的勸說本村和附近村子的羣衆割野草，在他宣傳和影響下，十餘戶羣衆已搶割野草四千餘斤。（楊德禮）

【本報靖邊訊】鎮靖區苗家灣村李生雞、李生榮、李生富三人，共同租下高三的荒地一百畝，從古曆七月廿六日開始變工開秋荒，割秋草。變工的辦法：上午三人都開荒地，下午二人割秋草，一人攔牛。十二天一百畝荒地全開光。待明年種早莊稼，打下顆子三人均分。他們還曬乾秋草一千八百斤，準備明年牛吃。（楊德禮、米永林）

清澗組織衛生委員會

擬訂辦法改進環境衛生

【本報清澗訊】清澗衛生工作是比較差的，城內連一口井也沒有，市民和機關學校都吃南關外小河裏的水。洗衣服、猪腸、肝、肚、肺，都在小河裏洗，過去雖曾加以規定早晨挑水午後洗衣，但因檢查督促不够，無專人負責，以致上述規定未曾實現。城內殺猪、殺羊無一定的地點，猪在那裏就在那裏殺，大街小巷都是殺猪的地點，羊皮在街上晒滿。市政府看見這種情形，特邀請保安科、警衛隊、保健社、商會商討決定組織衛生委員會，並規定辦法：一、把屠戶組織起來，規定殺猪、殺羊到新城門井樓去殺。二、居民、機關學校，早晚必需掃街二次，把自己的門面打掃乾淨。三、洗衣、挑水以南關大橋爲界，大橋以上挑水，大橋以下洗衣。猪肝、肚、肺一律到大河去洗。四、無論居民、機關、學校飼的猪都要圈起來。五、各區建立一個公共廁所，不准在城壕內或公共地方隨地大便……等，共十一條，由警衛隊負責檢查。

最近秋雨飽降

葭縣指示提種老麥

【本報葭縣訊】爲預防明年春飢，縣府指示各區鄉村幹部，繼續加緊備荒工作：（一）提種老麥：最近秋雨飽滿，區、鄉、村宜親自領導，組織變工提種老麥。變換種子[illegible]困難：如調劑籽種、肥料、土地、畜力等（可和羣衆商量），可多種老麥。並幫助羣衆，在莊地裏打水窖、挖水道，以防秋雨『淤壩』。（二）發動羣衆，於秋收後，大量修水地，多種菜蔬。如工程太大，羣衆確實無力修築時，要呈報，由政府酌量情形，幫助修築。（呈報修水地工程，要說明需要多少匠工？小工？能修多少地？得多少歉？造表送縣。）（三）收集野菜、山藥葉子、野草，及各種能吃的菜葉、草子等，以作糧食的代食品。另外大量割野草，給牲口準備吃的。（四）割穀子連根掏，省得以後再耕穀茬，殲滅蝗蟲。

太行八分區醫院二所

工作認眞死亡率減少

駐地羣衆參加護理工作

【新華社太行廿七日電】八分區醫院二所，一月以來，經治療轉送前綫工作之休養員，已達一百卅五名，尙有四十餘名，正在遣送中。該所在反攻前，就有一百四十六名彩號，反攻後先後送來一百八十餘名重彩號（內有敵人七名、僞軍一名、民兵自衛隊員十二名），超過一般醫務所容納量一倍多，但死亡率卻減到百分之三點六，在工作最緊張的時期，換藥組五把鑷子，一天工作五六點鐘，醫生們從換藥位置到取藥位置，都是小跑步，但換藥時又很細緻緩慢，大家眞正作到『腳大起、手上緩』，醫院附近各村羣衆，看到這種情形很受感動，紛紛派人來參加看護工作，陵高高小的男女學生十二名，也趕來援助，各村相繼送來慰勞品，十五里以內的農村劇團，男女兒童演員，不斷來此演出；他們自已編排的各種新舊劇，使休養員精神愉快，附近各村婦女，自動給傷員洗衣服。上四村的婦女，在演劇後第二天，又來趕洗東西了。

淳耀三區一鄉自衛軍班長、程守堂夫婦盤查認眞

【本報淳耀訊】三區一鄉東白窰自衛軍班長程守堂，當七月邊區形勢緊張時，經常帶着本村民兵，到各路口放哨檢查。古曆八月初一日晚，郭馬家窰、南明溝[illegible]時，在李[illegible]家裏[illegible]出拐騙郭茂臣和拐來的一個女人。他們看到此人可疑，就細心的盤問，女人看沒辦法，只好說了實話，於是就把他兩個送到鄉政府。他的女人李秀英，是個勞動英雄，盤查行人上也很認眞。有一次，縣警衛隊員由村裏經過，她看到他走的慌張，就去查問，這時因村中沒有男人，她就往山裏去找，恰巧在窰背上碰見石營長，說明後，警衛隊員走後，她才放心了。（石明玉）

世職大會向希政府抗議
阻止希代表團赴會行爲

【新華社巴黎二日電】世界職工會大會星期二日一致同意調查希臘與荷蘭士瓦職工會代表團不能出席的消息。大會亦投票即刻抗議英國和希臘。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奧地利的托爾登說，希職與荷蘭士瓦代表團來電說，他們被阻不能離國來參加大會。托爾登建議關於這兩個代表團的任何行動應提交常駐委員會。在熱烈的掌聲中，各代表團說：這是整個大會要作的事情，無須委員會的遲延。托爾登在他的報告中說：美國勞工聯合會未應邀前來參加大會。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的美國旅館飯店工人職工會兩位會員在此作爲觀察員出席大會。托爾登委員會在已批准資格的代表名單中增加荷蘭、巴西、瑞士、埃及、國際職工聯盟各出代表一人及世界其他十五個職工會書記。他報告關於發生爭論而未決定的代表團採取以下的行動：巴力斯坦勞工聯盟代表一人，巴力斯坦阿拉伯人職工會聯合會代表一人皆准出席大會，巴力斯坦阿拉伯工人協會僅准作爲觀察員而非有投票權的代表。奧地利有兩位代表，一位來自奧地利，另一位則來自倫敦。現已通知他們只能有一位代表出席大會，命他們中間自行決定那一個作代表。西班牙工人兩個代表團准許每一代表出一人。一位是西班牙總工會，一個是駐在法國的西班牙總工會。實際上，這都是國外西班牙工人職工會，因爲他們的會員係在法國與墨西哥，而不是在西班牙。

匈京自治政府競選
布達佩斯數十萬人集會
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領袖發表演說

【塔斯社布達佩斯一日電】布達佩斯烈士廣場，舉行聚衆性競選大會，主持者爲匈牙利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對布達佩斯市自治政府選舉提出共同的候選人名單。會議變成了廣大人民的一件大事，匈京居民參加會議者達數十萬。現正訪問匈牙利之蘇聯職工代表團團員參加會議，還有英國職工代表，南斯拉夫職工會代表。關於未來選舉，社會民主黨領袖賽凱西茲和共產黨領袖拉科西作了長篇的演說。他們的演說一再爲勞工團結萬歲、蘇匈友誼萬歲、紅軍萬歲、斯大林委員長萬歲等歡呼聲所中斷。同日，京城各區共他黨派所主持的競選會。晚間在公園中舉行廣大紀念晚會。

錫蘭工聯主席辛格說
世界職工聯盟應成爲解放屬國人民的工具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路透社訊：錫蘭職工聯盟主席辛格，於一日在職工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責備在殖民地政策上，阿特里隨聲附和艾登的話。辛格說：『我們意圖使世界職工聯盟，不僅成爲解放千百萬屬國人民的工具，而且也幫助將英國工人階級從可悲的境遇中拯救出來，英國的工人階級把他們作爲壓迫與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工具而陷入這樣可悲的境遇中的。』他批評西特林企圖分裂不可分之物，即是將政治與職工會的經濟問題分開。（按：西特林會在大會的發言中希望新的『國際職工會必須不參與政治』。）辛格續稱：正當西特林企圖宣稱殖民地工人獨立的問題，是世界職工聯盟不能討論的問題時，而澳洲海濱工人聯盟的工人卻罷工了，他們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表示同情。如果我們正從事於和平的組織時，工人階級必須立即採取堅決而且直接的行動，正像澳洲工人所作的那樣。工人階級不能將政治行動作爲統治階級的特權。蘇聯代表團團長庫茲涅佐夫說：蘇聯不是國際勞工局的一員，也沒有參加過這個組織，因爲蘇聯認爲它不能在國際問題中代表勞工。他又說：蘇聯『很相信會立即成立新的世界職工組織的』。

阿根廷社會黨領袖號召
國外流亡者組織起來

【路透社蒙得維的亞（烏拉圭首都）三十日電】阿根廷社會黨領袖巴拉西歐斯頃到烏拉圭首都時，預言罷工將在兩月內推翻阿根廷伐勒爾政府。他說：『目前阿根廷的形勢，不能繼續兩個月以上。』總罷工會癱瘓國內一切活動，海軍方面也將參加這個運動，而這樣就會推翻獨裁。』巴拉西歐斯是阿根廷的政治領袖之一，他之到烏拉圭來，是爲了逃避被捕。他們都是在警察到家搜捕之前得到警告而逃走的。另一阿根廷社會黨領袖科恩博士，也是最近到蒙得維的亞來的。他說：『現在正是流亡者組織足以代表所有民主力量的國會的時候，此國會應朝着獲得泛美各國政府的承認去活動。』某些在烏拉圭大使館避難的阿根廷流亡者說：他們曾在許多阿根廷秘密警察的監視下逃走，該等秘密警察在烏拉圭大使館門口監視着。烏拉圭大使館得照會阿根廷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撤退警察。據兩位流亡人士說，烏拉圭與郝塞博士，華魁三縣長曾將阿根廷警察對於在最近騷擾中被逮捕者的虐待的證明文件，帶至烏拉圭。另一流亡者巴夫洛夫斯基博士說：『當最近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自由進軍』（上月十九日）時，國家主義解放聯盟所準備的法西斯政變，是被警察制止了。』

第二次大戰期間
美勞工生活惡化

【本報訊】戰爭期間，美國的資本家曾賺取了巨額利潤，但勞工生活卻相對地和絕對地惡化了。據九月十四日『美國文摘』載，美國勞工部預言，在復員期間，生活費將繼續增高而不至下跌，並謂依今日物價水平，以目前最低工資每小時美金四角所能購買之實際物品，較太平洋戰爭前，即一九四一年時最低工資每小時美金三角所購買者還要少。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罷工風潮與日俱擴大，正說明了美國工人爲改善生活、反對資本家的過度剝削而進行的鬥爭。

五國外長首屆會議結束
傳三強領袖將會談

【路透社倫敦二日電】外長會議已經結束。今晚公報僅稱『外長會議今日閉幕』。上午由莫洛托夫主席，下午由王世杰博士主席。在第二次會上決定結束本屆會議。』

【美新聞處倫敦二日電】五外長會議昨深夜閉會，迄今日清晨始畢，並決定今年前再度開會。官方公報宣稱：昨晚會議係由英外相貝文主席，惟未宣佈討論的問題。

【路透社倫敦二日電】外長會議今日十二時半休會，下午二時將重新開會。

【合衆社倫敦二日電】據與五國外長會議有密切關係的盟國高級外交家們說：英國與蘇聯接受美國關於成立遠東委員會的建議，與蘇聯建議成立日本的管制委員會一事無關，該方面人士着重指出：遠東委員會純粹諮詢機關，像歐洲諮詢委員會那樣。該委員會的職務是放在目前控制日本的制度，並建議作任何修改；『根據一切直接有關的積極參戰國所決定的政策』來履行投降條款。外交界人士說，在五強外長會議結束階段表現了『觀點的分歧』以後，關於將來國際討論的任何推測，都純粹是推測而已。該方面人士說：『人們推測在五強會議再舉行以前，將要舉行新的三巨頭會議，不然，他們將不容易解決他們現在不能達到意見一致的重大問題的。』

越人力爭獨立自由
盟軍當局令日軍逮捕援助越南獨立者。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據路透社西貢卅日電息，約有七千名武裝的越南人和數萬手執大刀、梭矛、尖端的竹桿的越南人正在準備或已發動了自衛，反抗將近三千的英印軍隊和一部分法國傘兵，西貢街上戰鬥，迫擊砲火援助着門窗。據該記者估計，西貢約有四千全副武裝的日軍，全越南約有七千日軍。

【合衆社西貢卅日電】此間公佈：英國當局允諾如果越南民族主義領袖們將參加討論解決越南的問題的話，便護衛他們。英軍指揮官格拉西少將說：他已指令日軍逮捕正在鼓動安南人的任何英國人。格拉西說：他的政策是當絕對必要時，只用最少數量的軍隊來維持秩序，這種政策是得到蒙特巴頓的同意的。並公佈：法國勒克勒克將軍定十月五日到西貢，且他在他未決定能接受完全控制以前，他將受格拉西的指揮，格拉西又說：目前在這地區在十月五日與十月底之間，有三千英軍及第廿師的一部、法國第五殖民步兵團的部隊正開到，且勒克勒克正帶齊第二裝甲師與第九法國殖民師團來。西貢整天都在搜查武器，故間有槍聲。據悉有十二個越南人被擊斃了，十七人被捕了。

紐約工潮再進行談判
僱主主張不合理，調解一度失敗。
礦業、農具等職工亦要求增資。

【美新聞處紐約一日電】正當罷工的地區（從巴特利到第五十九街大街），自廿三日晨以來，第一次恢復正常狀態的時候，紐約電梯工人罷工有關雙方星期一（一日）晨開會，紐約市長杜威指派從前最高法庭司法官薩治、佛蘭克福特、哈本去仲裁。

【路透社紐約三十日電】美國的罷工形勢，今日已因各工業罷工工人總數爲三十九萬七千人而較明確起來。按今日罷工總數較上週減少二萬零三千人。許多小的糾紛已獲解決，而當一萬一千名電梯工人於停工五日後又回復工作時，昨日紐約的罷工形勢就起了大的好轉。雙方接受了對他們糾紛的仲裁，這種糾紛乃是集中於對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要求。在該城某些部份因罷工而引起的停頓據估計，單只布疋工業就損失了一千三百三十萬盧比（印幣）。

【美國新聞處紐約廿八日電】（遲到）對於紐約廿八日一萬五千名罷工五日的電梯工人的調解企圖，於廿八日宣告失敗，與時罷工主席的法律顧問告紐約州調解局主席說：工人們應在調解被考慮之前復工。代表罷工的勞工聯合職工會發言人說：僱主集團的聲明是『哀的美敦書』，並說：罷工者在開會前已回到原來崗位。同時，全國罷工裁判委員會於廿八日拒絕與聯合礦工主席路易斯會見的要求，以討論勞資爭端，此爭端影響有三萬六千工人。委員會告路易斯說：只有在路易斯下令罷工礦工回到礦井時，他們才與他會談。在太平洋海岸西北部，伐木工業之關門廿八日已波及產業聯合會的各工廠，雖然產業聯合會在調解會議之前，暫時不發出罷工的號召。十七家產業聯合會的工廠於廿八日停止工作，其時勞工聯合會組織了糾察隊監視選舉。又，全國廣播工程師協會與戰時罷工的國家廣播公司及國家廣播公司接師間的契約談判，由於達到增加工資的目的，由廿九分鐘至四十七分鐘不等。罷工會中斷兩公司的節目廿六小時，以後才同意談判。

【美新聞處芝加哥一日電】美國產業職工聯合會七萬農具工人與五金工人會員的代表們，一致投票贊成：要求全國農具工人的工資增加百分之卅。現這一要求已提到國際收割機公司去了。

蘇聯任命
駐羅大使

【塔斯社莫斯科卅日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亞歷山大·卡普斯丁

美國新任副國務卿艾奇遜

八月十六日新上任的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是貝納斯最重要的幫手。他是康涅狄克州神父的兒子，曾經在耶魯大學讀書，第一次大戰時，是一個海軍少尉，後來，又在哈佛大學取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因爲成績優異，被當時的最高法院法官布蘭第斯聘爲秘書，不久以後，他就參加了一個律師事務所。羅斯福推行新政以後，他轉入政界，做了一任財政部的次長，六個月的官場生活並不愉快，於是他又重返民間。但是他在民營事業上也還是一個新政的擁護者。在外交方面，他也有過一點經驗；使他有關而最著名的一件事，便是美國以五十艘驅逐艦換予英國。一九四一年他重返美國國務院，任助理國務卿，在助理國務卿任內，他因爲是一個經濟專家，做了許多爲租借法案排除障礙的工作。他曾參加領代表團參加創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會議，後來，他就成爲聯絡國務院與國會的人物。國會議員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是美國今天殘存在政府中的幾個真正新政主義者之一，居中而稍稍偏左。保守派對於他穩重的經濟政策印象頗深，他被居中派的杜魯門總統和貝爾納斯選爲現在的職務。（據美新聞處材料）

麥克阿瑟『通過天皇』的政策
紐約先驅論壇報譴責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近一個月來，許多事實表明：美國當局所採取的『通過天皇』保存侵略勢力，以『防止日本民主化』的錯誤政策，不論對於世界和平或美國本身的利益，均將引起嚴重的後果。因此，最近兩週，美國輿論界對這個政策的不滿，已日益增漲。甚至連共和黨的機關報紐約先驅論壇報，亦已考慮到了麥克阿瑟的『通過天皇』的政策，將加強日本的舊制度。該報九月十一日社論，以『武士劍抑民主』爲題，評論稱：『由麥克阿瑟將軍所代表的『通過天皇』政策，大受日本封建家族的歡迎與支持，這些家族曾經統治日本，挑動戰爭，對珍珠港事件、東亞之無法描述的恐怖及中國無數之罪行負責。『通過天皇』政策，節省了若干美國和日本的生命犧牲，當是不錯的。在投降的時候，這一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現時還必須保持這一政策，會引起什麼結果呢？很明顯地，首先要引起天皇制度及天皇神話的加強。第二，佔領軍本來應該是民主社會各種建設力量的模範和教師，現在卻必須阻止一切積極的作用，孤立在軍營裏，只能成爲一個最後的批准機關。此外，還有其他結果是很容易預見的，日本人可能草率的解除武裝進行作平。日本的大工業家可以實際操縱，以求保留自己在國內的權力和津貼。佔領軍不久就會煩惱，要求回國。在一、二年之內，日本的一切就可改變紛歧。日本將要有一個『四方式的』然而仍由封建家族操縱的國會，附以強化了的天皇機構。然後佔領軍撤退，日本人民仍然以前一樣的勢力、食物、困頓。少數的軍事外交管制人員，仍像珍珠港時美國外交人員一樣的被欺騙，其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再興，也將像魏瑪共和國時代管制委員會一樣的無力。』該報並引證東京通訊，指出：『三井的金融力量似乎比戰爭開始時更爲強大，足以抵抗任何事情，除了日本經濟完全破產或革命以外』。因此該報認爲：『同盟國的佔領軍，必須及早『積極的扶植日本政治、新生的積極力量』，『對於天皇制度，不必予以過分的尊重』。

蘇駐芬公使招待芬青年代表團

【塔斯社赫爾辛基廿八日電】九月廿八日，蘇駐芬特命全權公使招待最近訪問蘇聯返芬的芬蘭青年代表團。出席有芬蘭民主的青年組織、赫爾辛基學生的代表。奧洛夫即席演說，力說進一步加強蘇芬人民和青年間友誼的必要性。芬蘭代表團談到訪蘇的印象，芬蘭民主青年聯盟書記麗利卡談到蘇聯青年的工作，招待會在熱烈氣氛中渡過。

希人狂歡
慶祝解放陣綫四週年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塔斯社訊：雅典對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四週年紀念的慶祝，已變成全國真正的狂歡。這天在大會開幕以前，穿着節日衣服的人們，即不僅擠滿了可容八萬人的競技場的看台，而且擠滿了整個競技場及其附近廣場。人民熱烈地歡迎民族抵抗運動的老戰士及民族解放陣綫的政黨領袖。當共產黨領袖薩哈利亞迪斯在希臘及希特勒佔領時期被囚九年後第一次出現於雅典及比雷猶斯人民面前時，人們把他擡在肩上從[illegible]繼續鬥爭，直至人民的民主完全勝利時爲止。組成民族解放陣綫各政黨的代表、人民解放軍（ＥＬＡＳ）前軍格利戈利亞迪斯及斯科洛斯教授，均發表演說。講演的人要求大赦抵抗運動的人員、成立代表性政府及要求全國的民主。博得雷動的喝采與歡呼。大會爲死難烈士默哀一分鐘並在高歌中散會。

德盟國管委會討論
控制德國在外資產

【塔斯社柏林二日電】德國管制委員會十月一日在柏林召集第七次會議，由柯寧將軍主席。索科羅夫斯基上將、艾森豪威爾上將、羅柏遜中將各代表蘇聯、美國、聯合王國出席。討論控制德國在外國的資產問題。會議決定將此問題交給法律監察部去進一步研究。會議討論建立德國國內運輸局、郵政電報局及遣返戰時疏散到奧地利的德國人問題。後一問題提交統一委員會去再事研究。按：此一委員會已經在研究遣送德國人回到他們自己區域去的一般問題。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美新聞處訊：艾森豪威爾總部，二十六日命令另外十一個德國工業工廠拆卸，運出美軍佔領區作爲聯合國的賠償。

美農業部調查稱
明年世界各地缺糧
日人面臨普遍的飢餓

【路透社華盛頓二日電】據美國農業部的調查：在明年日益嚴重的世界糧食情況中，遠東的情況稍好，雖然比歐洲的情況稍好，但還是嚴重。該調查談到日本佔領區的生產，由於肥料，耕牛與勞動力的缺乏以及出口的減少已低落時說：『中國將再需要有二百萬噸麥子與大米，才有足夠糧食防備都市區糧食的嚴重缺乏。印度的糧食缺乏幾乎相同，據早期估計，米的產量減少，如果天氣不好，情況更嚴重些。糧食也要從菲律賓、錫蘭輸入，甚至還可能從荷屬東印度方面輸入。歐洲大陸上的糧食情況也是嚴重的。這地區（蘇聯除外）[illegible]稍好一點，能維持[illegible]、英國和瑞典便是歐洲最大的糧食入口國家，儘管它的生產已經超過了，但今年仍將需要九百萬噸糧食，才能維持戰爭時的水平。幾個生產過剩的國家，仍繼續實行在戰爭期中所通過的保存糧食的措施，並採取其他步驟使盈餘的糧食可以出口，將糧食運到缺乏糧食的地區去。今年糧食輸入，主要是來自在戰爭期中對聯合國出口糧食最多的那些國家。幾個同盟國仍保持着國家間糧食的統一分配，努力保證對可資利用的供應品實行公平的國際分配。

同盟社應列爲戰爭罪犯

【本報訊】九月十二日，紐約先驅論壇報以『逮捕同盟社』爲題，揭著社評稱：『當麥克阿瑟元帥下令逮捕一批日本戰爭罪犯的時候，他應該把日本官方通訊社的同盟社也列在裏面。這家宣傳機關在全部戰爭期間，都是一個罪惡的宣傳工廠。同盟社的主持人對於煽動日本軍人的野蠻的宗教狂熱是應該負擔責任的。麥帥下令把同盟社置於盟軍檢查之下，固然是適當的措施；但單單這樣是不夠的。第一步驟，應該逮捕所有對這類新聞報導應負責的份子。該報指出：美軍在日本的任務中的一項，便是扶植正當的新聞報導，掃蕩與肅清同盟社的作風，應該作爲起碼的工作。』

日本目前各派的組黨活動的介紹

綜合最近由東京來的消息，當前日本國內的各種政黨的組織活動，已制明有日本資產階級的代表，和一部分民主主義人士的領導，但一切報紙同時指出，有一批八年來曾積極支持侵略戰爭的戰爭罪犯，而今天化了粧，也掛着『自由』、『民主』的招牌，正幹着魚目混珠的勾當。

在從事組黨活動中的自由主義人士，有多年來代表着軍部法西斯統治下的日本自由資產階級，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軍部的操縱、獨占政權，和反對法西斯統治經濟政策而奮鬥的日本人民的民主戰友尾崎行雄、鳩山一郎、安藤正純、蘆田均、植原悅二郎等舊政友會中的自由主義人士爲主幹，已經成立了『日本自由黨』，鳩山被推爲該黨的主席。鳩山爲日本衆議院著名的老議員，在政友會中曾任總務、幹事長和總裁，爲政友會中自由派的巨頭。在政黨內閣時代，曾出任犬養毅內閣的文部大臣。在戰爭年頭，於一九四〇年第七十五屆議會中發生『齋藤事件』，鳩山派五名因支持民政黨議員齋藤批判軍部，而爲當時軍部所控制的議會開除，後來近衛文麿搞法西斯『新體制』運動，成立『大政翼贊會』，解散，後，在一九四一年秋成立了帶有法西斯傾向的主張『翼贊議員同盟』時，鳩山派即團結民政黨中的自由主義者川崎克一派，以及一部份社會大衆黨的進步人士共同組成『同交會』、來與『翼贊議員同盟』對抗。一九四二年法西斯舉行總選舉時，鳩山拒絕接受政府的推薦，而自行競選。一九四三年一月，鳩山又退出翼贊政治會。後來，鳩山的活動，即爲軍部所限制。所以他是具有較濃厚的反軍部傾向，政治上代表地方的（特別是東京附近的）中等資本家和一部份和平工業投資的比較大的資本家、及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在最近與中央社東京特派記者的談話中，鳩山談到該黨主張取消海軍部，改革貴族院，和主張修改選舉法，使該院成爲一個民選的機關。

其次，過去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大衆黨』各派人物，目前也成立各種組黨的活動集團。其中有過去社會民主主義左派『日本無產黨』的領袖加藤勘十和鈴木茂三郎、黑田壽男等進步人士組成的組黨集團，也有過去社會民主主義中派『社會大衆黨安部系』的領袖安部磯雄和賀川豐彥、高野岩三郎等民主領袖組成的集團。上述諸人士均爲日本著名的反對軍部法西斯的政治家。其中加藤、鈴木和黑田三氏，在戰前參加人民陣綫的鬥爭，響應日本共產黨的反法西斯、反戰的號召，而竭力擁護人民陣綫的鬥爭。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這三位戰士即被軍部逮捕被判徒刑。而安部一派人士，在戰爭中也在合法的可能範圍內，竭力反對軍部和它的走狗，一九四〇年曾因爲反對社會大衆黨內部的社會法西斯，而被社會大衆黨開除後，即着手組織『勤勞國民黨』，終因近衛下令禁止沒有實現。戰爭後一切行動均受軍部的干涉。這兩派人士均代表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的要求，而加藤等則在不少部分的工人運動中，還有影響力量。但與此同時，由社會民主主義者轉身成軍部的走狗，八年來積極幫助軍部戰爭政策的社會法西斯匪類麻生久、河野密、平野力三、宮崎龍介、赤松克麿等等罪犯，今天也糾集一堆，結成組黨的集團。但是這些社會民主主義各派的組黨集團，據說有共同成立統一的政黨的傾向，新黨的定名成爲『日本社會黨』。而社會法西斯份子也想混入黨內，從事搗蛋破壞。但也有可能左派和中派人士組成統一政黨，而屏棄社會法西斯份子。由社會法西斯份子單獨另行成立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民主黨』。

而今天積極從事組黨活動的代表日本大金融資本和大地主利益的舊政黨，有『政友會中島派』和『民政黨的町田派』。這兩派份子大多數均爲支持戰爭的罪犯，特別是『政友會中島派』，其魁首即爲臭名遠播的中島知久平，軍需財閥的工商大臣，此犯內閣的軍部的支持更是積極。在戰爭當中成立的日本式法西斯政黨如『翼贊政治會』、『大日本政治會』均依靠這兩派的份子撐腰。今天這兩派的份子又積極出來活動，據說可能兩派合夥成立所謂中央政黨一類的『政黨』。並且，以軍需財閥出身的政客久原房之助爲首的『政友會久原派』、及親軍部的政黨官僚永井柳太郎、前田米藏的『民政黨永井派』，以及在政友會中與『中島派』有聯系，但卻爲軍部走狗金光庸夫，乃至『護國同志會』的法西斯份子，也均有可能入黨，與『中島派』、『町田派』共同結成統一的『政黨』。特別惹人注目的，日寇戰爭議會中的法西斯團體『翼贊議員同志會』份子三浦一雄、笹川良一（國粹大衆黨巨頭）和佐佐木一昌（大日本黨巨頭、一九四〇年暗殺重臣的主使者）等爲中心的法西斯份子，也將改換招牌結成政治團體。而過去急進法西斯實際石原莞爾領導的『東亞聯盟』，亦竭力在改裝，將成立新的政治結社。

此外，日本著名的軍需財閥鮎川義介、中島和結田中來本家和經濟官僚，也出面拉攏軍需產業資本家和經濟官僚，備成立軍需財閥的『政黨』。同時，封建貴族地主的代表德川義親侯爵（國粹主義別動會巨頭），也成立了『世界和平研究會』，與有馬賴寧成立的『新日本建設同盟』，狼狽爲奸，妄圖進而成立貴族政黨。這些化了粧的法西斯的走狗所組成的『政黨』，無疑是今天日本法西斯保存自己勢力，和用來阻礙日本民主勢力的工具。

最後，不能忽視的在日本目前各派組織政黨的活動中，據大公報東京特派員黎君指出：『日本侵略我東北之前，盛行的『治安法』裏的『思想』一款，現在日本政府仍不放鬆的強制實行，⋯⋯管制着日本人民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仍然受政府的壓制，直到現在爲止，共產黨依然沒有言論和結社的自由。這種事實清楚的指出了今天日本政治的面目。』然而，日本共產黨卻是從來最堅決最徹底的反對日本軍部法西斯勢力，反對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最主要的爭取民主的力量。所以今天日本不許共產黨在國內自由活動，則今天萌芽中的日本各民主勢力的茁壯發展，就沒有保證。這是盟國應該注意的。（尹光）

佔領日本零訊

【路透社東京二日電】日本帝國空軍總部已停止復員，將來日本一切有關航空事宜，統歸美國陸軍航空總部辦理。

【本報訊】據美國新聞社報導：東條已充分恢復健康，或將移至東京郊外的一縣立監獄。

【美新聞處東京廿九日電】麥克阿瑟宣佈澳軍一隊將在東京附近駐守，該隊約有官兵二千人。全隊擁有51式戰鬥機一百架及運輸機數架。

【美新聞處東京廿七日電】麥氏今令日海陸軍解除一切作戰裝備，並將軍隊貯藏之食物及衣服作救濟日本人民之用。此項衣食分配工作由內務省擔任。麥氏令『凡與平時民生無關之作戰或近似作戰裝配，皆須加以毀滅。』

戰地通訊

突破口上的勇士

李民

九月十日早上，工兵把城西北角的大碉樓炸毀了，城牆上炸開了一個卅米寬的突破口。

十二時，部隊開始了第二次攻擊。

抓時，大家透過爲彈頭所激起的流動的烟霧間隙，可以看到突破口中間，有一個指揮員英勇地站立起來，他的手不斷地向右前方揮動。在他指揮着的手的前面，有一個戰士，像開足馬達的機器一樣，一上一下的扭着身子向左右前三面的敵人扔着炸彈。隨着這個勇士的手的舞動，一陣陣緊促而又沉重的轟響和團團的濃烟升起在陣地裏；看見這個勇士的神勇的動作的人，就都情不自禁的鼓起掌來，興奮的叫着：『好啊！好啊！』

在突破口負傷下來的戰士告訴我：這位投彈勇士名叫孔照德，是四團二連的六班副。

戰鬥結束後，我到二連去，孔照德對我說：

『在突破口上，我起先和三排排副站在一起扔炸彈；城牆上的敵人從西南和東南側擊我們，南邊房子上敵人也打我們的正面。三排副叫一槍打傷了，倒在我的腳下。我看了看，他的腿還在伸動，我知道他要我給他報仇，就一氣地把身上帶的炸彈丟出去。

『我帶的炸彈打完了，在我身後邊的譚守、把他帶的炸彈鈎出了絃，遞給我，我又一個個扔了出去。衝破了突破口後，第一二梯隊的很多人都給我遞炸彈，我越打越起勁，滿身都是灰，到處都是烟，什麼也看不見，也不想，只是一股勁往敵人掩蔽在那裏的小坑裏打。這時，我身後許多人都向我喊着：『掩蔽些打！掩蔽些打！』我想：掩蔽了就砸不到上頭的敵人了，仍然站着打，決心就是犧牲掛花也不放走敵人。

『炸彈的絃是生絲擰成的，炸彈丟出去，生絲還擰在指頭上，一會兒，一個指頭都套滿了炸彈絃，怎麼拉都拉不下來，換一個指頭，一會又套滿了。最後我着急了，使勁往下一拉，才把手上的絃拉掉。這樣來回不知幾次。

『漢奸隊伍扔的炸彈，一個勁地往我身邊落，可是那些炸彈不大管用，火大，老遠就聽見嘶嘶的響，容易躲，好幾個落到我臉前，我自己的還沒鈎出絃，就伸手拾起來又扔了過去。』

『那麼你一共打了多少炸彈？』我問孔照德同志。

『嗯——』他稍微皺了眉頭，做了個投彈的姿式說：『我就這樣一躬腰一個，一躬腰一個，足足打了有一個多鐘頭，頂少也打了八九十個。』

（新華社山東臨沂前線，廿五日電）

地　訊）

糧秣主任

鹿特丹

民兵把敵人擋在村東頭了，村子裏進行着緊張的堅壁工作。糧秣主任宋珍把村公所存放的救國公糧找了一個十分穩妥的地方，堅壁好之後，又忙着去勸員和幫助老鄉們堅壁糧食。老鄉們擔着大大小小的糧袋，提着桶子，端着盆子，裏面全是粮食。人們絕不肯讓敵人拿走一顆粮食去。因此，有的連晌午沒有吃完的剩飯，也用大盌盛着，在四處找地方埋藏起來。他們對於宋珍是那樣地信任，凡是她說：『好吧！就是這裏，快埋起來。』沒有一個人不是十分放心地照着她的話辦的，人們嚷着：

『宋主任！宋主任！倒是堅壁在那裏好呀！』

她就忙着跑來跑去地給指這個那個指示地方。

敵人在村外頭吹了三次衝鋒號，民兵們沒有得到村裏已經堅壁好的通知，仍是頑強地支持着。土製的手榴彈一下集中了幾十個，每當敵人衝過來時，就一個接一個的扔過去，玻璃渣子、洋釘、碎鐵片、四處亂濺，衝鋒的敵人被打退了。

這樣，從前晌支持到後晌，村裏開始了轉移，敵人吹起第四次衝鋒號，民兵們也一下撤退了。只有少數老弱來不及走，還留在村子裏。

宋珍整整忙累了一天，因爲情況是一清早就得到的，她拖着病尚未全好的身體把公家和老鄉們的粮食統統堅壁好之後，實在吃不消了，當村長叫她轉移時，她突然頭昏眼黑起來，兩腿軟得再也走不動。一時又找不到擔架，村長很着急，說：

『宋珍同志，來，我揹着你走，實在不行，揹着你走吧！』

『不！』她說：『你們快走吧，不用管我了，我留在這裏不要緊，這樣多的粮食，老實說，我走了，還放不下心哩！』她堅決地謝絕了村長。

村長剛剛快步跑出了村子，敵人就打從村東頭進來了，先是幾個偽軍在前面探索着，一步一遲疑，生怕中了埋伏或踩上地雷，像剛學會走路的小孩似地，戰戰兢兢地往前走着。

宋珍繞過了村公所旁邊的一條小衚衕，推開一家已經轉移了的老鄉家的門，進去就躺在炕頭上。

她本想跑回家去的，她娘平常總很少轉移，這時也一定在家裏。但她家距村公所還有四五百步遠，又怕連累了她娘，娘老了，經不起挨打。一會，敵人那來回的皮靴聲已經聽得見了，沉重的槍托撞在街家大門上擊打着，一路響過來。

村裏靜得很，十家有九家是空的，除開粗重的木傢具、石碾子之類，連個喝水用的碗都摸不上，偽軍們都嘰哩咕嚕地埋怨，『皇軍』太膽小，打進來得太晚了，一點東西也撈不上。一路走着，一路罵着，把一排房子都打開了，除開在一家發現一個跛老婆子之外，再不見一個人影子。

鬼子還不死心，又實追小衚衕內搜查着。

三個偽軍同着三個鬼子找到宋珍藏的地方，推開門進來了。宋珍輕聲地哼着，她用灰土抹了一臉，頭髮採得亂蓬蓬的，裝着像一個正在害着大病的病人。

『什麼的幹活？』鬼子一發現她，忙比着吆問。

『唉！』她呻吟了一聲。

『太君！這是個病人。』一個偽軍說。

『不管什麼的，拉走！』鬼子嚷着，就去炕上抓住了宋珍的胳膊，一把拖下炕來。宋珍也不掙扎，就任他們帶了走。

敵人在村公所紮下了，共總住了五個人來拷問。

第一個是個老太婆，六十上下，她瘋瘋傻傻的樣子，儘嚷着：『你們別亂抓我的粮更鷄呀！你們別亂抓我的粮更鷄呀！』

偽軍中隊長狠狠瞪了她一眼，她就張開大口不說了，樣子怪可憐，又實在可笑。

『滾出去！』中隊長喝着：『看你們把一個什麼樣的人也抓來了，從她口裏，還能掏出一句正話呀！』

她被推了出去，一路嚷咕着走了。

第二個是十一二歲的女孩子，一看見敵人手裏明晃晃的刺刀，她嚇得直哭叫：『娘呀！娘呀！』的亂叫。

『說，小姑娘，你們村裏還留下有幹部嗎？』偽軍中隊長問。

『不……不知道。』

小姑娘說：『我要我娘，娘呀！娘呀！』她又哭叫起來。

鬼子小隊長怕偽軍中隊長又放她走了，很快裝出來裝做是善意，但却狠狠地拍着她的肩膀，哇哩哇啦地說着。

翻譯趕緊湊過來對小姑娘說：

『太君問你，知道不知道糧食在什麼地方？』

『不，不知道，我要我娘。』她還是哭叫着。

『這些人你認得嗎？』翻譯指着宋珍和別的兩個人問。

『不知道，……哇……』她更大聲地哭了：『我要我娘！』

偽軍中隊長一步跨過去，打了她一個耳光，『哭，哭，哭，你給我滾遠點去哭呀！』

小姑娘就大聲哭着跑出去了。

鬼子小隊長看見又放走了一個，就不等偽中隊長講話，先去抓住那個蹲在地上，緊縮着頭，約莫三十上下的一個穿着長衫的人問。

『快說，你是什麼的幹活？』

那人嚇得瞪大眼睛，看着小隊長直哆嗦，咕咕咕地說不出話來。

『八格！不說！』小隊長一皮靴踢過去，『打！』他命令背後的兩個日本鬼子。

兩個鬼子飛快地把那人按在地上，不分上下，就用皮鞭抽起來。

接着問到宋珍。

『哈！』小隊長獰惡地看了看宋珍，喝道：『糧食在那裏？……你的快說！』

宋珍沉默着，頭抬起來了，用堅定的眼光看着他。

『說，不說，打！』小隊長凶狠狠地問，同時指了指旁邊那個手裏拿着鞭子的鬼子。

她向前挺了挺身子，還是沉默着。

『呀！』小隊長叫了一聲，奪過皮鞭來就朝她身上打去。她咬了咬牙，承住了。

『說的，不說，打！』小隊長一邊打，一邊兇惡地問。

『不知道！』她說，聲音宏亮而堅定。

『好！』小隊長一下丟了鞭子，伸手抓住她的衣領，『卜哧』一聲，就撕開了。

『來！針來！』他叫一個鬼子，那鬼子就從軍用背包裏掏出來一把鋼針，亮晶晶的，並且尖銳地響着。

『說！不說，扎！』小隊長雙手撐開她的胸脯，惡毒地問。

『扎吧：死也不知道！』

她略微偏過頭去，躲開鬼子正對着她的醜臉，『你們這些萬惡的法西斯，不會好死的！』

小隊長氣極了，搶過一把針來，就往她胸脯上扎去。

她本能地把她往後一讓，小隊長用力太猛，往前猝了一下，她趁這機會用力打了他一巴掌，打得他火星直冒。

『來！』小隊長更發怒了，招呼了三個鬼子過來按住她，把鋼針一顆一顆往她身上扎。

鮮血立刻沿着針頭淺出來，很快地把她的胸脯染得像一張大紅紙。

翻譯走過來討好地說：『大嫂子，說吧！說了少吃點苦。』

宋珍楞了他一眼，不由得腿怯地後退了兩步。

『沒心肝的漢奸！』她罵他。

小隊長把她沒有法了，又從身上掏出火柴來，一擦燃一根往她頭髮上點，一陣焦臭難聞的氣息發出來，她頭髮就像籠罩在灰青色的烟火中了。她掙扎着，想用手去撲滅它。三個鬼子却一手揑着鼻孔，一手死死按着她，讓她眼看着『嗤嗤』地燒着。

『說！不說，吊起來！』小隊長又嚷着，兩個鬼子從身上解下來又粗又長的繩子，『嗤嗤』一聲，丟在地上。

但她仍是堅決地搖了搖頭。

『吊起來！』小隊長叫着，兩個鬼子就綑住了她的雙臂。她已經有點昏迷了，一任他們把她倒吊上屋樑上去。

她只感到眼前一黑，身子在無邊無際的空中，悠悠晃晃地覺得需要抓住什麼東西才行，她伸出雙手抓了幾抓，沒有結果，就周身一軟，歇歇搭搭地失去知覺了。

偽軍中隊長一直沒有說話，這時他走過來撥着宋珍的頭看了看。

『死啦！』他和小隊長說：『這個人家經不起磨。』

『裝死的！』小隊長還不信，跑過去在頭上又抽了一鞭子，看見她不動，才吩咐兩個偽軍：

『放下，放下！拖出去！』

兩個偽軍把她解下來，架上抬了出去，在小衚衕口輕輕放了下來。

天已經黑啦，鬼子不敢多呆，怒氣沖沖的走了。

夜裏，涼風吹着，宋珍醒過來了，胸前痛得很；她頭上像火燒似地發熱，她想轉動一下，可是沒這個勁，仍是平平地躺着望着天。

她想着，村裏轉移的人該回來了。她要見了村長當面告訴他，糧食沒有出岔子。但四周靜寂得很聽不見回來的人底腳步聲。

她忽然想起要再看一次她娘，她怕自己活不了，她娘就只有她一個女兒哩！

於是，她拼命翻過身子，兩手撐着地，慢慢爬着，爬兩步，又停下來，手拐擦破了，她怕碰着扎爛了的胸脯，仍吃力用手支持着。爬着……歇着……疼得喘息也很難，不時要停下來歇一口氣。終於，她到自家門前了。她還想用手去推門，手已經無論如何抬不起來了。她就只好躺在門限前，歇了一陣，才竭力用背去抵着門扇，推了一下，又推一下。

她娘正在房子裏，白天鬼子搜查的時候，她裝聾子，鬼子也就沒有拷問她。此時正在房子裏念着她女兒，不知轉移了沒有；要是轉移了，現在回來了沒有。

等着，等着，她聽見門響了，先是一下，接着又是一下，響得沉重而遲緩。她掌着燈開了門，輕聲地問：

『誰？』

她往門外看，外面黑洞洞地，燈光又黃，她底眼睛又發花，什麼也看不見了。

『娘！』宋珍聽得門開了，以爲她娘會看見她的，但老不見有手來扶，有些聲音來問。就小聲地叫了。

『呵……』她娘吃驚了，聽見是她女兒的聲音，忙應着：

『二女，你回來了？』

她就跨出門來，剛剛邁過門限，腳下絆着了一個人。原來是她二女躺在那裏。

她驚慌了，忙問：

『二女，……你怎麼啦？』

『娘，』她有氣無力地說：『鬼子打我……我快死啦！……娘！你告訴村長，……糧食都在原地方……我沒有說出來，……！告訴他，我沒有違背衆人對我的信託，……我對得起黨。……』她又有點昏迷，漸漸說得含糊起來。

『二女，二女！』她娘叫着：『我給你喝點熱湯，你歇歇……』她想翻身進屋去。

『不，』宋珍又清醒了一點，『娘，我不行啦！……！告訴村長！……糧食都在原地方……』一陣難忍的疼痛，她痙攣了幾下，昏過去了。

『二女，二女！……』她娘一邊抱起她，一邊喚着：『我一定告訴他們！』

我一定告訴他們！』

猛然一陣急劇的腳步聲，踏雜而響起來，有一個聲音很清晰地說：

『咱們的民兵眞有種，到底又給鬼子一個伏擊，打死了他十多個。』

轉移的人們，勝利地回來。這時宋珍同志已死去了。

讀者往來

桃樹突然開花

問

編輯同志：

在安塞一區二鄉黃崖灣一個菜園子裏，有一棵桃樹，忽然開起花來，而且開得很盛。秋天開桃花，是很奇怪的事。老鄉說：『這是明年荒年的預兆。』不知道是迷信或者有什麼科學根據？請答覆。

一讀者

答

一讀者同志：

桃樹在秋天開花，是樹木在生理上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想是因爲今年春天乾旱，那株桃樹發育不良，當時不能開花，或僅部份開花，但是開花所需要的養分，大部分已準備好了，儲藏在樹木的內部，到了秋季，因雨水充足，氣候適宜，就開起花來。這沒有什麼奇怪。老鄉說是荒年的預兆！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此覆，並致

敬禮！

編者

「咱們的政委回來了！」

——康夫同志的長征故事

冷冰

我要講的是自己過草地時候的故事。

提起草地，那是可寬大的區域啦。地勢高高低低長滿了蒿子、蓬蒿和茅草之類的植物。被風一吹，嗳，可美啦，一會追趕一層的草浪，像海濤一般的掀湧着，而自己，就如置身在海上的一葉小舟裏。草地裏還有沼澤水潭，裏面有魚，我們一面行軍，一面趁休息時候釣魚，有的地方，還有一種沼氣，我們一部份同志，被這種沼氣給窒死了。不過，這都是深入草地以後的情形；在和四川接界的地方不是這樣，那裏有通甘肅、西藏的大路，大路兩邊，有番人挖的小溝小壩，讓雨水流到溝裏面去，大路不致被雨水淹沒。

我這故事也就發生在草地邊沿上。我那時是團政治委員。我先隨第一營打最前面進草地。本來，打算在進草地之前休息幾天，因爲繼續兩禮拜左右的行軍，戰士是很勞頓了。但是，接到上級的命令說：情況很緊急，也就只好馬上向草地進軍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號那天，進草地頭一天，太陽下山的時候，隊伍的疲勞，比早上還厲害，忽然，前頭的尖兵傳達說：有情況。營長從望遠鏡裏觀察了一下，果然，在左側方，三千米遠左右，沒有風却揚起了塵土。是騎兵，大約六、七百人，擺成很寬的二路行軍縱隊，向我們取包圍的形式衝過來。我們即刻就大路旁邊的高地隱蔽下來，準備作戰。

戰鬥開始了。敵人欺侮我們是步兵，從遙地的四面奔來，馬刀在晚霞裏閃耀着。我們先不理他，等到進入我們的有效射擊距離時，我們的排子槍就打響了，機關槍噠噠噠的呼嘯着；我們的射擊目標是：機槍打馬，步槍打人。這樣，雖然敵衆我寡，由於我們有高地可以依託，連續擊退了敵人的三次衝鋒，打亂了它的馬隊，打死了不少馬匹和敵人。而我們，雖然也有不少同志壯烈的犧牲，子彈剩下的也很少了；但是，我們堅守陣地，決不動搖。這時敵人也不再衝了，只在四周圍了個圈，等待更多後續部隊到來，好消滅我們。

自然，他們的企圖是行不通的，到天麻黑的時候，我們實行突圍，營長帶頭，一股勁向敵陣衝去，經過一陣短促而激烈的肉搏戰後，敵人的圈子垮了，我們大部份突圍出來了。但是，一小半的同志，連營長在內，在敵人白刃底下，終於作了可歌可泣的殉難！其餘生者，也被敵人擊潰衝散。我們失敗了。

我騎着一匹棗紅色川馬。當我們被敵人大刀攪亂的時候，我的馬忽然向右側奔馳開來。我因爲疲憊，只能勉強控制自己，不致於從馬背上掉下來。馬急飛着，揚起的風在耳邊呼呼直叫，我伏倒在馬背上，雙手抓緊馬鬃，隨着馬蹄的起落，很劇烈的顛簸着。後來，不知怎麼的，馬縱身一跳，震得我腦門心裏嗡的一聲，一會，我就從馬背掉下來了，失去知覺，昏迷過去了。

清醒過來，已經是第二天傍晚，太陽帶着血紅色的光輝，照在我周圍的草上，我很沉悶。我慢慢的坐起來。看了看周圍，寂靜，想起了自己的隊伍，自己的同志，他們到了那裏？自己又來到了什麼地方？也想起了，自己應該吃點東西，因爲實在是有一天多沒有進一口水，香一顆粮了。於是，想起來乾粮袋，那是十多天前在番地收集的野香麥麵，是過草地的全部粮食。馬呢？粮袋是馱在馬背上的呀！呵，馬！看見了！牠在背溝我不遠的地方躺着的，鼻孔上結滿了乾黑的血塊，牠沒有呼吸了，牠被打死了。我看見在牠的小腹上有一個酒杯大的被子彈射穿的窟窿。這就使我想起昨晚上突圍時候牠爲什麼突然飛跑起來。我又想起來手槍，那支德國造的從敵人手裏奪過來的手槍，但它是沒有了，大概是昨夜晚在那兒掉了。摸了摸腰上，還好，旅長送我的八音子還硬硬的撇在那裏。

太陽沒有了，天又黑下來，草原裏，像暴風雨後一樣沉寂，間或傳來一兩聲戰馬的嘶鳴，和從草叢裏發出的一陣陣的蟋蟀聲。夜風微微的吹拂着。

我重新躺在草地上，繼續想念着我們的隊伍，我的槍和乾粮。迷迷糊糊的睡過去了。但不一會又醒過來。上弦月偏西了，滿天都是星宿，這情景使我想起兩天前的那個晚上：那夜露宿在近草地邊上。隊伍行軍行了十多天，天天在羊腸鳥道的山上，宿營在沒有人烟的山野裏，大家疲勞得幾乎連話都不想講了。但是，當一聽說明天就進草地的消息，大家就興奮得叫起來。許多戰士，剛到宿營地，屁股也不落地的就收拾起柴火來，搭成一大堆一大堆的野火。大伙兒一邊用茶缸、鐵缸燒水沖麵糊糊喝，一邊就哼唱起許多歌子或小調來；有的同志還學扭番人舞，扭得大家笑得全身都痠痛；我當時也給同志們唱了一齣湖南戲，唱走了腔板眼，把大家的眼淚都笑出來了。

呵！一完全和前夜晚一樣呵！只是，那時候我是和千百個紅色戰士一起，現在却是我一個人躺在這裏……我還終自言自語起來：……我的同志，我那剛毅士，現在都進入了草地了嗎？都在向中國的大西北進軍嗎？

我這麼想念着，想念着，又慢慢睡着了。我作了一個夢。在夢裏，彷彿還在團裏，還是和大家一起行軍；又好像我在擬電報稿子，報告上級，我全團同志，除開第一營打過一仗，損失嚴重而外，其餘都安全的進軍；過一會，我又似乎恐怕被敵人發現了，我躺的地方，被俘虜了，我不屈服，我罵，我啖敵人的臉，我咬敵人的肉，終於，我口裏被塞上東西，我在一雙長滿毫毛的大手臂下掙扎着被綑起來——我醒過來了。

從夢裏醒過來，才知道剛才的所見所爲，無非是神經錯亂中的一幅幻境。我渴便過來了，我仍然沉着的躺着，一陣快樂和驕傲，浮現在我的心頭。我想道：布爾什維克是至死不當俘虜的。

但是，我又想到：是否眞會被敵人發覺，被俘去呢？不，不能，我不能死！我不應該死！黨給我的責任沒有盡完，帶着全團同志，我應該回到團裏去，完成長征任務。

『噓噓噓……』，一陣呼嘯傳進了我的耳朵，接着牲口的噴鼻聲，碰在草上，和小石子上的沉重的蹄聲，也斷續的傳了過來，打斷了我的沉思。我斷定還是走乏了的馬過來了。我對自己說：『這馬一定是敵人的。』

來吧，反革命，我要和你拼命的！『槍呢？手槍！』我有些着急的想，『槍呵！手槍掉了！』我不能打開去嗎？但只動了一下，就規規矩矩死在這裏嗎？呵！還有——』我忽然又起不來。『嗯，眞糊塗啦！還有八音子！』我摸緊它，我摸上子彈，『來！有照拂你的，你！你反革命！』自語着，我死力掙扎，上身總翹了起來，左手撐在地上，斜倚了起來。我舉起了小槍，敵人過來，就先打死兩個再說。

蹄聲越來越近，我的神經也更興奮和緊張起來。然而，接着又去遠了。我覺隔我自己說：『敵人去了。』但是一轉念間，我又想：『假如——團裏能派人找我嗎？這馬是不是呀？』我又想：『我這樣下去，又沒吃的，又不能走動，能有幾天活命呢？』於是，我決心說：『好吧，反正就是一死，痛快些吧，至少一命抵一命！』『噓噓啪』，槍響了。我心裏有些慌亂，但立即鎮靜下來，期待最後戰鬥的到來。

又聽見馬蹄的聲音，跑步，馬轉來了。

『誰？口令？』三十來遠遠，有幾個黑點，動了一下停下來。我不怕，也不理，只更緊的握住小槍。

『放槍的是誰？口令！舉起手來！』手電筒的光閃跳了幾下，馬匹向我奔來。我憤激了，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不由得謾罵道：『老子放的槍！老子是中國紅軍！』同時，我對準了第一匹馬扣板機——噯呀！怎麼打不響了！我火急的推開槍膛，混蛋！子彈第一次放信號時打完了！我全身一軟，倒了下去！我想：『這回完了。』

不知道好久以後，我才醒過來。有人往我嘴裏正喂着東西，一股强烈的辛辣味刺激着我，我一睜眼，只聽見：『康夫同志』，『康夫同志，康夫，康……』幾個人同時呼喚着我，亂成一團，也聽不淸誰在講些什麼，只意識到我在吃藥。

神智越清醒了，我平靜的睜開眼來，首先看見團裏一個偵察班長在給我喂開水，另一些人在忙着弄什麼，接着又有人給我吃東西。

我完全清醒過來。

當早晨的太陽，在草地裏灑上一層金光燦爛的彩色的時候，我由一位戰士揹負着，向着遼闊的草原走去。

四天以後，我身體復元了。我興奮的向紅色戰士們講述我在草地的經過，而大家都孩子般地笑着，而且狂熱的呼喊着：『咱們的政委回來了！』『咱們的政委回來了。』